



传教士们，驮着逶迤的岁月静静地走过这里，静静地走过人们的梦境……

沿崖壁攀上山脊的悬崖长城，像是一截时光的阶梯、智慧的骨架，将几百年的光阴阴成一截黄金的颜色。麦秸杆一样墙体，似乎还散发着新收麦子的清香；岁月的雨滴，在校校柴和红柳枝筑成的土墙堆上，敲打出坑坑洼洼的印痕，折射出时光明亮的斑点。

长城的时光，是雪山，是草地，是无际的天空和大地，每一种颜色的流动里，都有长城的筋骨，就如这黑山之巅的悬崖长城，像一截张开臂膀的倒挂的叙事，诉说着人类智慧的亘古绵长。

黑山脚下，松枝灶火烧烤的南瓜锅盔、沙枣面花卷也烘成了长城的颜色，脆香的味道从农家的窗户里飘散出来，把空气也搅得金黄金黄……

黑山岩画

群鸟欢叫、众畜飞奔，摩岩石刻的图腾里，是原始森林的气息，是战国、秦汉时代大河奔流、植物生长的声音。

岩画里的猎人身裹长毛兽皮、头插多彩羽毛、腰背弓箭、脚踏荆条鞋，跳起了舞蹈，狂野的动感触及着我们随时想奔跑撒野的神经；岩画里的牛羊成群结队，打着响鼻的骆驼和马匹信马游疆，多像眼前山坡上阳光中蹒跚的羊只和牧人；

岩画里的篝火熊熊燃烧，照亮天空照亮群山照亮畜群回家的路，暖暖的烟火味似乎就从麻黄草、枸杞子丛中升起，直扑鼻翼……

岩石上生存了一千多年的飞鸟走兽不老吗？

“那些岩画中的‘农事’/就像是乡下的老家……”黑色石头上的白色岩画，线条分明得像一棵棵扭动的水草。那些刻着岩画的黑黑山坳，就像这座城市烟火升起的地方，随风随雨走一遭，就走进了心灵落脚的家园。

魏晋壁画

只要你走近，就能听见柔桑的味道从壁画里飘来——那些剪发的采桑女，用长竿勾下枝条采摘桑叶，幼童在树下嬉戏……那个剑拔弩张的鲜卑族护林少年，上逐天上的飞鸟，下护冲出圈栏的牛羊，不得片刻休闲。

只要你走近，就能看见游牧与农耕相辅相成的熟悉图景——桑园深处魏晋时代的人们，热闹地宴饮、繁忙地耕作、精心地养殖、顶着烈日打场，或去“洞庭山”（黑山，古称“洞庭山”）里狩猎、畜牧……

只要你走近，就能听见那三股叉上羊肉串的味道——有人在切肉，有人在烧烤，有人在传递，有人在滋滋有味地品尝，最是那把旺旺炉火之上的三股叉羊肉串，来回地翻转、不停地冒着五味的轻烟，一眨眼，仿佛嘉峪关上满城弥漫着的烤羊肉串的香味已在炉火上烤了一千七百多年……

只要你走近，就能看见那个打马的驿使迎风飞奔的场景——风中鼓动的长衫，锈着盐白的汗渍；挥鞭的长鞭，甩出呼呼的响声；最是那只飞扬的马蹄，仿佛一纵身，就能踏破祁连山网……

魏晋古墓壁画里的烟火味，泛着曙色的殷红、时光的浅唱……

嘉峪关上 (外四章)

胡美英

长风穿过向西虚掩的城门，吹破六百多年黄土夯筑的心事，风从明朝来，带着古关金戈铁马的气息。燕子在关城上空灯光秀里翻飞，那些筑城的戍卒、栽柳的湘湘子弟、冰道运石的民夫和驮砖的山羊，仿佛又在七彩的霓虹里挥汗如雨、马不停蹄……

恍然间，张骞、班超的马队风尘仆仆地通过城门向西而去；赶着两万多只羊群的准噶尔商人，经过嘉峪关城门，到酒泉销售；左宗棠的车架腾起一路的风尘在此驻足，并亲手题写“天下第一雄关”横额制匾置于关楼之上……

那时，沙枣果倚在高大的城墙边，仰着琥珀一样的笑脸；小雏菊在树梢里发出浅浅的笑声，泛着水色的柔情。那时，雪花从祁连山顶白茫茫地飘过来，把雄伟的关城盖成嘉峪关上一枚衔接历史与未来的印章。

嘉峪关上，烽烟轻歌，樱花花瓣似一场纷飞的雪，在关楼城廓间飞舞；芦苇荡似一坡浓绿的雪，在关城之下徐徐铺展……五湖四海的游人，在内城小吃摊间穿梭溜达，沙枣烧壳子、胡麻糕的香味似乎又从将军府曾经不熄的烟火里窜出来！

长城第一墩

墩台之上，时间凝成的黄色，插着羌戎的戟羽，一些裹着胡勇汉将的戈矛。

长城第一墩用顶天立地的身躯，给城越千山过万壑明万里长城打了一个完整的结。

壁立于深近二十丈的讨赖河畔，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长吁短叹；墩下终年流淌着祁连山的雪融水，晶莹剔透，冬暖夏凉。“一看到长城，所有的疲劳都立马消失。它不仅是一个地方，更是一个文化的大陆……”1987年4月，坐在长城第一墩下的英国探险家威廉·林赛，年轻俊朗、意气风发，从这里开启了又一次徒步长城的艰辛旅程。

树从、土地和山峦，围在墩台的周围，暖暖的质感，戈壁雨中摇晃的蓝色沙葱花，宛如黄色墩台弹出的旋律，向着远方蔓延。河谷、古寨、兵营、吊桥与葱葱白草，遍地卵石苍茫茫地交融在一起，复原了远古关外的真实与沧桑。

一从从柔软翠绿的沙葱，曾经喂养过多少守关的将士，更让天南地北的游人回味无穷……

“长城第一墩”用土草草木筑起的项背，聆唱着一首长城不老的歌谣……

悬崖长城

倒挂于黑山峭壁上，几百年了，一动不动，像这座城市伸向历史的手臂，轻轻地握住它，咯吱咯吱的响声里，就能看见古丝绸路上的商队、使节、

身在河西 (组章)

杨思兴

烽火台

几度风雨之后，每一个站立的烽火台，都似一句时间延伸的诉说，直抵苍穹，又像发光的沉默，老父亲般严肃。一座座烽火台，在嘉峪关下，算盘子般，计算着时光的盐碱，爬上边墙的袖口。

历史的书记官记录了明朝的那些事，铁马秋风和蹄踪。

而我来到这里，历史易碎，故事远去，春风洗涤过的绿洲，绿荫正向戈壁之外拓展。每一座烽火台，像大地上铺开闪光的珍珠，正被我戴上脖子。

是的，我是这样喜欢，从历史中走进，又辗转地走出。

寂静！一片春日巨大的寂静从对面的山上下来，接纳了早晨的我。

从一座烽火台到另一座烽火台……更远处的烽火台，我已经爬不动了。三十年来，我接受了时间的发难，早已丢失内心的狼烟，只剩下徒步跋涉。

我靠着烽火台坐下，春风和煦，有思绪涌来……

暮春：迎滨湖散步

树干上挂着暮春的斑斓。

更为具体一点：树干上挂着一枚色彩精致的蝴蝶。

我喜欢这枚蝴蝶，它有被精致垫高的外表，它有中年男人的背影。

我喜欢这枚蝴蝶，时隔多日难以忘怀。

它像我胸口的结，美丽而忧伤；纵横阡陌，它有一双永不褪色的高跟鞋，在我胸口舞蹈了好多年。

编者按 2025年《星星·散文诗》第六期“城市一对一”专栏，发表了我市胡杨、刘恩友、胡美英、吴万先、杨思兴五位作者的散文诗，他们分别以书写嘉峪关的历史、人物、文化、风情、八棵树精神、美食等主题，和青岛市五位作家进行对话，对宣传嘉峪关起到了积极作用。

《星星·散文诗》杂志举办的“城市一对一”专栏，在国内刊物界有一定的影响，其意义和目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促进城市间的文化对话。通过诗歌与散文诗的形式，旨在连接不同城市的文化特质，展现地域特色与人文风貌，打破地理隔阂，形成一种“文字上的城市结对”。激发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想象与共鸣。二是挖掘城市的精神内核。专栏试图通过作家的个性化书写，提炼每座城市独特的气质——如市井烟火、历史积淀或现代性困境，让读者重新发现“身边城市的诗

意”。三是推动地域文学创作。专栏为地方作家提供平台，鼓励他们以本土视角书写城市，同时邀请外地作家以“他者”眼光观察，形成多元创作碰撞。这种模式既能扶持地方文学，又能避免地域书写的同质化。四是记录城市化进程中的情感变迁、探索文体实验的可能性，最终达到增强读者参与感。本期对部分作品进行刊发，以飨读者。

嘉峪关翘楚 (组章)

刘恩友

嘉峪关的烽火，在历史的天空，永不熄灭，照亮后人前行的漫漫征途。

如今，关城下的青玉碑沁出墨香，人们时常吟咏着刻印在玉壁上被伟人手书的林则徐《出嘉峪关感赋》。这首诗词似长虹划破穹苍，回响在历史的夜空。

左公杨挂满红布条

陕甘古道旁，六万湘军的脚印还沾着江南的藕泥，在千里河西走廊踏出湿润的辙痕。六十八岁的左宗棠，率军抬棺出关，彰显威震叛逆、抗阻沙俄、收复新疆之决心。

他手植的旱柳已绵延三千里，德国探险家惊叹这是“东方最壮丽的生态长城”。

这些“左公柳”春分时节的枝条，年年扫落嘉峪关的残雪。他在维修嘉峪关关城时，亲笔题写“天下第一雄关”匾额，在历史的苍穹闪耀。

抚摸关城门口左公杨皴裂的树皮，仍能触到光绪六年四月的温度。

枝头挂满的红布条在风中摇曳，不断诉说：真正的丰碑不在石头上，而在民心深处；永恒的边疆不在地图里，而在代代相传的使命中。

祁连山的星火

1955年的风掠过河西走廊，原西北地质局645队地质员秦士伟的帆布包裹着整个西北探矿的期待。

藏民随口提起的“发亮石头”，像一粒火种落进七名年轻地质队员的瞳孔，点燃了祁连山沉睡亿万年的星空。地质锤叩击玄武岩的刹那，镜铁矿的闪光刺破云层——这是祁连山献给新中国的第一块铁质勋章。10月23日，历史在此刻驻足凝望。镜铁矿如沉睡千年的精灵，闪耀出希望的华光。

1956年的春风驮着矿样鉴定书翻过乌鞘岭抵达京城。之后，年轻的共和国在西北戈壁

筑城的夯歌

洪武五年，冯胜将军仗剑而来，以军事家的锐利目光，相中这块千里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合的最狭窄处。这里既有“九眼泉”，又有坡上冈壕，马蹄丈量过的嘉峪关上，大轱辘车吱呀作响，大木筛下翻飞，黄沙漫卷处，二十万军民将麻刀掺在灰浆里，糯米汁裹在炒熟的黄土里，一方黄土被淬炼成大地的大骨。

军民协力，汗水似珍珠般滚落，一寸寸夯筑起的是对家国的希望。在汗水与心血的浇灌下，嘉峪关悄然孕育雏形。一座周长220丈的关城，如巨龙般地而起，傲立天地。

此后160多年，通过几代建设者匠心独运、持续雕琢，长城蜿蜒，关城布局奇巧。于是，“有水而后置关，有关而后建楼，有楼而后筑城，长城筑而后关可守”的三座关楼巍然峙峙如同不屈的脊梁，成为驰名中外的明代万里长城“天下第一雄关”。

今天，我立于光化门下，任斜阳将影子烙在明代砖墙上。忽然有沙粒扑打面颊，恍惚间疑似冯胜将军当年筑关筑城的夯歌声，六百年前的月光正从城墙深处漫出，仿佛为先贤致敬。

灵魂的绝唱

当一八四一年的驼铃摇碎嘉峪关的冷月，林则徐踽踽踏踏上通往伊犁的贬途。虎门销烟的烈火，曾燃尽侵略者的嚣张，却燃不尽朝廷的昏聩。

十月寒夜，林则徐在关城驿舍歇息。立马嘉峪关，西北山河一幅悲壮的史诗画面。塞外激昂的战鼓，唤醒他的爱国热血。

于是，《出嘉峪关感赋》四首笔落惊风雨。林则徐西行，十个月的跋涉，伊犁风沙模糊了他的视线。他为国为民殒精竭虑。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开的第一双慧眼。

舌尖上的嘉峪关 (组章)

吴万先

羊肉垫卷子

在河西，在嘉峪关，羊肉是贵族，她的出场，必是山清水秀、富丽堂皇，像王者坐拥其上，须众星捧月，仿佛只有她的驾临，才算是完整的仪式或大戏的开始。

沙漠的浩瀚与粗犷，戈壁的舒展与奔阔，黄昏的沉醉与博大以及历史的雄壮与神秘……

让身心来一场无所顾忌的奔跑或呐喊，或穿越或体验或追逐或亲历。当你情不自禁、无限眷恋、心胸激荡之时，恰是精美的羊肉垫卷子，散发着原始奇香又以奢华敦厚的姿态呈现在眼前，心头如升起篝火，恣意纵情，温暖热烈，不得不说，这是完全融入西部风情的完美体验与品味，也是壮美雄关的另一种诠释与回应。

羊肉的鲜嫩，肉质的丰腴，氤氲的香味，阔达的气势，加上浓香酥软的面饼，软糯合一，青椒与香菜、蒜苗等绿色的火焰跳跃其中，不仅仅是点缀，这是嘉峪关不变的浓烈与盛情，是直抒胸臆的表达，赛过所有的解读与赞美！

羊肉垫卷子，超乎豪放、粗犷、阔气之下的原始、朴素、纯粹和本真。再配有当地的几样风味凉菜，足以让你洗去一路风尘，万般惬意与留恋、余味无穷之间，抬头方觉，嘉峪关的天是这般的明丽与壮阔。

糊锅

嘉峪关的清晨，在糊锅的香味中慢慢苏醒。

的确，在嘉峪关众多的美食中，一碗热腾腾的糊锅，总是率先脱颖而出，映入眼帘，吃一碗，那种厚重饱满、余味不绝的醇香。

糊锅是霍去病大将军赏三军的独特佳肴，也是将士穿越河西大战匈奴的最佳补给：帐前支起大锅，炖羊煮鸡，肉汤沸腾之时，加入各种干饼、面食，持续火熬，肉汤逐渐变稠，十足的肉味包裹了所有的食材，面食伴着肉末、滚烫，香气四溢，盛满一碗，食之，可饱一天，又提神御寒，精神抖擞，将士无不欢喜。

糊锅的香味就这样绵绵不绝，飘荡在嘉峪关的上空。如今的糊锅，大多以鸡骨架和羊骨熬制数小时，加入



嘉峪关的火热

烤肉在火炉上跳跃的姿势，舞蹈的自我陶醉，散发的香味，让黄昏、戈壁及一座城都整装待发。

嘉峪关的夜，被一把烤肉点燃。“天下烤肉，出此雄关”。嘉峪关魏晋墓的壁画上，烤羊的图像插上翅膀让肉肉的香，弥久不散。“午夜入城的羊群，迎着刀锋，走进肉铺。”这凌厉的诗句，一边是生命悲壮的赴约，一边是欣喜若狂的期待。

嘉峪关的火热，一半来自太阳的盛情，一半来自烤肉的火焰。羊肉在入口的缝隙，飞马迎雪超出美味的心颤、惊喜，像山水在心里缓缓落下。

一把羊肉串远远超出美食的定义，她是嘉峪关反复打磨的明月，是历史的淘洗与回望；被温情包裹的浪漫，惬意生活的折射，不忍舍去的回味。

边关的豪迈带着大漠风情，火炉上的舞蹈、被传承、被放大、被繁华。如悠久的秦腔一路走来，仍是那样摄人心魄，血液激荡！

趁着月色，围炉而坐，烤一烤肉或饮一杯酒，目光穿过深邃的天际与沸腾的戈壁，不是古人胜似古人。

“西到雄关重置酒，别样繁华胜京都。”一把烤肉恍惚如舞动的丝绸，在不断伸展的色彩中，不断挥舞的光芒中，飘荡着仍是千年与现代相映成就的绚烂与繁华。

花椒、姜、胡椒等香料，形成香辣浓郁的汤底。勾入淀粉或面粉增稠，达到“糊而不焦，挂勺适中”的质感。放入当地软滑的面筋，酥软的麻花、弹牙的粉皮，撒一把胡椒粉和姜粉，辛辣突出，热气腾腾的香味传遍大街小巷。

糊锅变成了一道桌上不可缺少的菜：汤，不仅是鸡汤、甲鱼汤、羊肉汤，甚至牛肉汤也大摇大摆，充当主角。新鲜的麻花、洁白的宽粉，趁着一炉微火，跳跃其中，那滚烫的心情，繁华的艳丽，纯粹的表白，谁能拒绝？

酿皮子

嘉峪关美食珍馐间，她一枝独秀是格外的加冕，站在美味的顶端，抚慰季节的繁华。一碗酿皮子，不奢华、不惊艳、不娇贵，清新淡雅、自然芬芳、像老朋友一样，始终在等着你的到来。

看似简单，实则需独具匠心、巧手制作，是主人伴着日月、细心劳作的结晶与呈现。这种筋道滑爽的小吃，藏着大地的神韵，让麦香与面粉反复合成凝练，沿着一道清澈亮丽的风景，洗净田野风尘又别出心裁地点缀、延伸，让朴素的麦子脱去外衣，华丽转身，带着深情问候，在季节深处，向你投来柔软温和的眼神，这是难以拒绝的渴望与幽会，也是生活最好的馈赠。

酿皮子独有的清爽与润劲，像瞬间而来的感悟或生活中无数的光点，永久定格在记忆里；她的清香与朴素，就像一段情感的河流，时时相遇又时时想念；她在大雅之堂落落大方，又在巷尾街头繁华一再；不知不觉，像嘉峪关的一道风景，慰藉着时光也慰藉着越来越饱满的日子。

